



“小粉红”朴素爱国情感的深层涵养： 基于自知·自爱·自信的个体认同确立

陈卓^{1,2},李丝语¹

(1.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2.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浙江理工大学研究基地,杭州 310018)

摘要: 根据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是否辩证统一,可以区分出个体认同与非个体认同。“小粉红”具有朴素的爱国情感,与“时代新人”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契合性,并已具有社会认同,但其在个人认同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从自知、自爱和自信三个方面,分析“小粉红”在个人认同层面存在缺失的表现,并进一步提出确立个体认同的对策。在自知方面,“小粉红”的社会认同具有非理性色彩,需要正确认识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成长为成熟的理性人;在自爱方面,“小粉红”表现出“爱国家”的外显热情与“不爱自己”的内隐价值困境的双向特征,需要将爱自己与爱他人、爱国家统一起来,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自信方面,诉诸一系列宏大叙事,“小粉红”的信仰往往意味着对个体的忽视,需要意识到自我不在场与在场的区别,进而实现从“无我”向“有我”的转变。

关键词: “小粉红”;个体认同;社会认同;自知;自爱;自信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10-0607-08

The depth of the simple patriotic feelings of “Little Pinkos”: Establishment of individual identity based on self-knowledge, self-love and self-confidence

CHEN Zhuo^{1,2}, LI Siyu¹

(1.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Research Base, R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 and non-individual identities can be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ies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Little Pinkos” has simple patriotic feelings, and there is a logical fit with the “New Man of the Times”, and has a social identity, but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lack of personal identit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elf-knowledge, self-love and self-confidence, we analyz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lack of personal identity of “Little Pinkos”, and further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to establish individual identity. In terms of self-knowledge, the social identity of “Little Pinkos” is irrational, and it needs to be made aware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so as to grow into a mature and rational person. In terms of self-love, “Little Pinkos” shows the two-wa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utward passion of “lo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implicit value dilemma of “not loving oneself”,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m to unite love for themselves with

收稿日期:2025-03-28 网络出版日期:2025-07-07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3JDSZKZ05);浙江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课题(gjzd2401);浙江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zd202412)

作者简介:陈卓(1981—),男,湖南怀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德育原理与教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love for others and love for the country, so as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terms of self-confidence, by resorting to a series of grand narratives, the beliefs of the "Little Pinkos" often imply the neglect of the individual,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m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the self, so as to realis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bsence of the self to the presence of the self.

Key words: "Little Pinkos"; individu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self-knowledge; self-love; self-confidence

习近平强调：“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1]近年来，“小粉红”作为兴起于中国互联网世界的独特而庞大的爱国青年群体，其与时代新人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契合性，前者的朴素爱国情感为成为后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深层涵养这份朴素爱国情感，培养“小粉红”成长为肩负新时代使命的时代新人，是当前青少年意识形态与爱国主义教育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学界关于“小粉红”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从群体界定、历史脉络、文化矛盾及评价争议等方面探讨。如，丁慧民等^[2]通过分析“小粉红”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阶段，总结其组织特性，认为需通过社会正向引导将其爱国热情转化为理性行动；余亮^[3]将“小粉红”视为中国现代化与全球化碰撞的产物，其复杂性需要学界从多维度分析，而非简单贴上民族主义标签。这一群体既是中国崛起的象征，也折射出全球青年在现代化转型中“社会性”与“个体性”的辩证关系失衡的共同困境。张爱军^[4]以“小粉红”为研究主体，针对微博平台的青少年政治语言暴力现象，根据政治暴力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划分政治暴力语言类型；李志明^[5]认为新时代“小粉红”青年群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需从教育、现代职业经历和大众传播媒体等方面帮助提升其现代素质与责任担当；曲宏飞等^[6]认为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因媒介赋权失衡与情感异化导致传播受阻，需结合合理性引导与情感共鸣，通过创新话语和破除圈层壁垒以增强实效。总体而言，学界对“小粉红”现象的研究不仅呈现了青少年网络爱国主义的实存样态，也反映了我国在当前青少年认同培育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失衡的深层问题。个体认同蕴含着一个人以“现代人”特有的本质和形式生存的丰富意义，具有不同于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特定内涵。个体的核心素质是独立人格、自由个性和理性精神，个体认同的目标就在于让自己成为独立人、自由人和理性人。鉴于此，本文尝试突破既有研究框架，以个体认同理论为分析工具，通

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一手数据，系统解构“小粉红”群体在自知、自爱和自信三个方面的特征谱系，进而探索这一群体如何深层涵养朴素爱国情感，确立个体认同的实践路径。

一、性质：社会认同、个人认同与个体认同

认同(identity)作为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指的是一种被赋予具有军事、暴力等“硬权力”(hard power)所无法企及的独特和具有非凡能量的“软权力”(soft power)形态^[7]。《现代汉语词典》对认同的定义是：“(1)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2)承认；认可。”^[8]本文指的认同，是在第(1)种意义上而言的，强调的是主体将自我与对象整合在一起，获得同一性。实际上，所谓认同，无非就是某个群体或个体达到自身的同一性的过程^[9]。自身同一性的建立以“我是谁”为出发点，以“人是人，人不是物”为基本前提，因此，“认为跟自己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表征的是主体认同的社会性，社会性是认同的本质属性。

“小粉红”的行为动机源于其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该群体本质上是爱国的，体现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本文的概念系统中，认同包括个体认同与非个体认同。如图1所示，图中实线界定了个体认同的构成逻辑体系，个体认同是指社会认同(以社会为对象的认同)与个人认同(以个人为对象的认同)的辩证统一；而虚线则反向诠释了非个体认同的构成逻辑，即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未达成统一的状态。“小粉红”群体具备了社会认同，但由于个人认同不足，因而以个体认同的完整涵义为标准，他们的认同还属于非个体的社会认同。教育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小粉红”将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个体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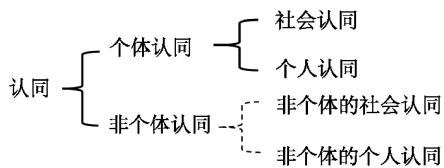


图1 认同谱系

“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10]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我认同，个体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上海大学尹岩教授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她认为，个体认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人以自己为主体尺度，对自己质的规定性进行经验性描述或概括性表达、期盼，通过反思性的理解对“我是个体”做自我定位、归类或体认，经过生活积淀形成个体主体性、个体意识、个体性自我、个体人格等个性特征并将其对象化，构建个体生活世界、把握各种现实关系的过程；个体认同是认同的一种形式，既在哲学意义上具有总体的性质，亦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意义^[11]。个体认同不是个人认同，前者从属于后者。个体认同不仅关注个人的同一性，而且还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个人成为个体，就是获得“合法”的“自主性”和过“可能的生活”的权利与责任。在现实社会中，个人能否真正成为个体，取决于他的个体认同状况。“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2]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的社会性与个人性是辩证统一的，而且，“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¹⁸⁸“小粉红”在社会认同的驱动下产生了强烈的国家认同。然而，如果缺乏个人认同，“小粉红”的国家认同就有可能走向极端和狭隘，即把国家和个人对立起来，在“站国家”^①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反个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认同的三个层次(见表1)。

表1 认同的层次

名称	特点	自我	典型
个体认同	以自由意志为核心	真我(大我)	时代新人
非个体的个人认同	以自我为中心	假我(小我)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非个体的社会认同	被对象所支配	无我(非我)	“小粉红”

根据表1认同的层次，进行如下三点分析：

第一，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强调的是认同的对象而非性质。因为从性质上说，一切认同都具有社会性，换言之，都是社会认同。同理，就认同对象而言，个人认同与自我认同是一回事，均指主体对自身

的认同，换言之，也就是个人对自我的认同。

第二，“小粉红”是缺乏个人认同的典型。客观来看，绝大多数的“小粉红”有着较为朴素的爱国情感和政治参与热情，但由于群体成员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和文化差异，且大多数成员年轻且经验不足，缺乏在复杂环境和社会工作中的经验，部分“小粉红”的“无我”“忘我”呈现阶段性特征，其自我定位更多基于情感依附而非理性自觉，与革命先烈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小粉红”的自我不是支配对象，而是被对象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我”实际上是一种“非我”。

第三，通过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代新人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到，“小粉红”呈现出非个体的社会认同特征，存在个人认同缺失的情况。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典故^[14]。与“无我”“忘我”的“小粉红”相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非个人的个人认同色彩，集中表现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为了个人私利无视社会规则和他人利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以说，他们的自我是一种小我；从他们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的特征看，这种自我又是一种“假我”。与之相对，时代新人的自我体现为一种“大我”和“真我”。因为他们建立在个体认同的基础之上，以自由意志为核心，真正实现了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这揭示了人类通过主体性实践实现自我确证与社会联结的本质规律。对于“小粉红”朴素爱国情感的深层涵养而言，这一理论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个体认同的确立作为沟通国家与个人的中介环节，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自知、自爱、自信的主体性建构，将本能的集体归属感升华为自觉的类主体认同，从而突破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失衡困境，使爱国情感从朴素自发走向成熟自觉。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通过收集网络相关素材，立足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德育^②课程教学过程，分

① “站国家”：“小粉红”常用语，意思是不管具体情况如何，无条件地站在国家一方，始终与国家意志保持一致。

② 本文所说的“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义，均是指有别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的一种教育形式，涉及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等主要方面。

析学生课后对《关键事件调查问卷》^①反馈,从自知、自爱和自信三方面剖析“小粉红”在个体认同确立中表现出的特点,并提出深层涵养“小粉红”朴素的爱国情感、确立个体认同的对策。

二、自知:从非理性人到理性人

自知标志着一个人的成熟。“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¹³⁵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揭示了个体认知的形成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小粉红”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人,既不受“右”的误导,也不受“左”的灌输,这是“成熟”的人得出的“成熟”的结论^[17]。但正因如此,亟需通过客观、理性的研究视角透视这一现象,更具针对性地规制引导这一兼具爱国热情与认知偏差的青年网络文化思潮走向成熟。就个体认同的认知层面而言,“小粉红”对世界的认知呈现高位姿态的价值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形成与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国家发展轨迹密切相关,而非直接源于青年个体的能力积累。受此影响,“小粉红”在认知自我和世界时容易产生片面性,体现出非理性人的特征。

以“小粉红”中的非理性人特征为例,“小粉红”身上充满了“正能量”,但如果缺乏理性精神和反思能力,“正能量”可能吞噬主体自身,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有研究者指出,有的“小粉红”血气方刚、热情可嘉,但也容易表现出冲动和偏激;在维护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不能包容思想自由;在警惕敌对势力政治图谋的同时,也否定吸纳西方优秀思想和经验的必要性^[18]。非个体的社会认同往往会导致“低级红”“高级黑”,最终与社会认同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位网友留言:

“爱国,不是空洞的爱国,而是爱具体的人和事。但我多年的观察发现,‘小粉红’并不爱具体的人和事。就拿这次奥运会讲,‘小粉红们’的行为普遍是,只要是外国运动员赢了,就是丑,就是卑鄙,就是脏、不干净。这是何等的玻璃心。奥运精神去哪了? 体育精神去哪了? 为‘小粉红’的无知行为感到悲哀。”

自知作为个体认同的一个要素,对“小粉红”而言,意味着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社会和个人,也意味着主体人格建构上从非理性人向理性人的转变。在《关键事件调查问卷》中,被问到“你觉得任课老师的哪些特点或行为对你的学习最有帮助”时,学生 A 写道:“自主,自我的意识,不随波逐流,听风是风听雨是雨,对于

任何事件都有自己自我的判断,不盲从。”她特别强调了个体认同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不能像有些‘小粉红’一样只会一腔热血地盲从。盲从这个现象其实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包括微博)都很常见,我也不例外。看完一个新闻,刚刚有了一点自己的判断,然后也来不及做深入思考,拉下去便看评论。就算发现评论观点和我的不一致,但是看到评论这么多的点赞率,我也会不由自主地点个赞,并接受了他的看法。我认为这么做是非常错误的,也在有意识地避免。”

对“小粉红”而言,学会像学生 A 这样思考,是走出非理性思维的第一步。建立在此基础上,就“站国家”这个命题而言,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角度,实现从非理性人向理性人的转变,是确立个体认同的第一步。具体而言,可以追问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站国家”是否天然正确? 稍有理性即可得出否定答案。从中国传统与现实看,儒家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立场,既具有历史传承的延续性,也存在逻辑演进的一致性。一些对国家历史缺乏充分认知的“小粉红”,容易受到影视剧、网络大 V 等偏激言论的不良影响和错误引导,出于对“大秦”“大汉”“大明”“大清”等王朝的幻想,大开脑洞,一味歌功颂德,将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专制王朝以及秦始皇、刘邦、朱元璋、乾隆等专制帝王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混为一谈,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第二,“站国家”的现实性限度是什么? “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是对“小粉红”特征的一个概括。但国家具有抽象性,这是“爱豆”所不具备的。国家虽然不可以像爱豆那样被人自由选择或随时更换,但对粉丝而言,“爱豆”是某一特定的、具体的人,国家则是抽象概念,“小粉红”对国家的爱需要附着于不同的具象之中。因此,“站国家”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进一步说,粉丝们对“爱豆”的爱具有历时性(如先后追捧不同对象),而“小粉红”们对国家的爱面临共时性问题:究竟谁代表国家? 通常认为是政府,但政府是层级化组织。从横向上看,在我国现实的权力格局中,党委一把手和行政一把手之间出现分歧时,应该“站”谁? 从纵向上看,即便存在最终裁判者,具体裁决仍需落实到

① 《关键事件调查问卷》围绕所授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编制,由 9 个开放性问题组成,旨在通过学生的反馈对教学进行评价,并进一步探究大学生的品德发展状况。

个人。“小粉红”试图通过“站国家”规避个体责任，但这在现实中必然行不通。

第三，“站国家”的正确方式是怎样的？在马克思看来，应当区分“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唯物史观的价值旨归，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追求^[19]。“小粉红”建立在国家（共同体）和个人简单对立基础上的爱国，往往表现为对“虚幻的共同体”的盲目追捧，既阻碍人的自由实现，也无法得出“站国家”的正确路径。根据唯物史观，“站国家”的正确方式不是放弃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而是应尽可能保护和扩大人的自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站国家”最终需回归个体，实现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进而推动个体认同的建构，这是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确立自知的关键，在于通过实践理性建构国家与个人的辩证认知框架。首先，需厘清“国家”的现代性内涵：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真正的共同体”，其合法性源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终极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其次，应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认识到爱国情感的理性化表达需包容多元视角——如在对待西方文明成果时，既要警惕文化渗透，也需承认人类共同价值，避免陷入“低级红”与“高级黑”的认知陷阱。这种自知的获得，依赖于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知规律的遵循，例如通过参与基层民主实践、历史叙事辨析等活动，让“小粉红”在具体社会关联中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建立基于事实逻辑的认同基础，实现从非理性人到理性人的转变，进而促进个体认同的深化。

三、自爱：从不爱自己到爱自己

除了认知片面化，情绪化通常也是“小粉红”的突出特征。“小粉红”爱党爱国的情怀朴素而感性，但调查显示，受知识和阅历限制，他们在分析复杂政治事件与社会现象时能力不足，面对热点事件时的发言和行动易情绪化^[18]。“小粉红”的情绪化呈现双向特征：外显的“爱国家”热情与内隐的“不爱自己”价值困境。这种现象并非群体整体特征，而是青年在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学术界对前者关注较多，而对后者讨论较少，本文将围绕二者关系重点分析后者，具体而言，“小粉红”不爱自己的特征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

第一，因为不爱自己，“小粉红”将国家拟人化、偶像化，试图通过依附于国家而获得存在感。二次元文化内含一种情感实践结构，尤其“同人”作品通过作者叙事再造偶像故事，为粉丝构建可灵活互动的情感想象空间，形成极具代入感“想象的共同体”。比如，《那年那兔那些事》与“阿中哥哥”等都借鉴了同人创作模式和情感实践方法，以“国家”为创作对象投射感情，让爱国主义与伟大斗争参与二次元情感空间的角逐^[21]。例如学生B在访谈中谈到：

“我写论文遇到瓶颈时，刷到‘阿中哥哥又赢了’的视频，就会觉得自己的压力好像也没那么大了，反正国家在往前冲，我暂时落后一点也没关系。不过有时候也会迷茫，比如找工作时发现自己竞争力不够，会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但很快就会被‘国家需要我们这代人’的鸡血视频激励，觉得只要跟着国家走就好。”

这种将国家拟化为“强大他者”的情感投射，本质上是通过集体符号代偿个体价值迷茫。

第二，“小粉红”不爱自己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尚未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弗洛姆(Erich Fromm)分析了现代人自私而不自爱的现象：现代文化的失败，在于人们并没有充分地关心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并不在于他们太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自己^[22]。这一分析精准勾勒出“小粉红”的情感认同状态。同时，由于处于特定的年龄阶段，“小粉红”的不爱自己又以一种青少年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语言的表情化和“萌化”便是“小粉红”个体认同缺失的一种折射。有研究表明，在后现代商业文化，尤其是粉丝和动漫文化中，国族话语常被转化为可投射情感认同的“萌化”编码系统，在想象层面以“爱”与“意志”代替“战争”与“阴谋”，重构国际政治博弈图景^[23]。

第三，因自我价值感缺失，“小粉红”往往需要将负面情绪投射到特定对象，如搜寻“美分”“日杂”等标签化群体，并通过“挖坟”^①等行动展开对抗。作为网络爱国主义思潮宣传的生力军，“小粉红”的行动自觉值得肯定，但需警惕爱国主义走向极端和狭隘。例如，为了保持营养增强免疫力，某传染病专家建议大家“早餐多喝牛奶少喝粥”，结果被“小粉红”斥为“崇洋媚外”；某“网红”法学教师在微博提及“不

① “挖坟”，指通过社交媒体挖出一些人物过去涉及国家的不当言论，进行举报、投诉。

要成为荣誉的奴隶”，遭到“小粉红”上纲上线解读为影射某获奖事件；某大学内一宿管阿姨感恩节赠学生巧克力，被质疑“公开搞洋节”并遭举报威胁。有分析者用“精神分裂式心态”^[21]一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一些不理智“小粉红”网络行为的自信和内心深处的自卑相互交织状态。

上述三个方面互相影响、彼此渗透，成为“小粉红”个体认同缺失在自爱方面的体现。与之相对，个体认同以爱自己为出发点，推己及人，从身边人逐步扩展至家庭、国家、社会乃至世界，这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是一致的。对“小粉红”而言，在情感上建立个体认同，意味着实现从“不爱自己”到“爱自己”的转变。这一过程首先需要将自爱与自私区分开来。从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小粉红”在推崇大公无私的国家、集体价值时，却对现实中具体的个体持否定态度，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只是自私的程度不同”。这种观点看似深刻，实则片面，但在当下“小粉红”群体中却呈现较高的认同倾向。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蒂洛(Jacques Thiroux)和克拉斯曼(Keith Krasemann)在《伦理学与生活》中区分了心理利己主义和伦理利己主义，认为两者关注的问题具有性质上的差别：前者回答“人们怎样行动”，后者回答“人们应当怎样行动”。无论哪种心理利己主义，都不能为伦理利己主义提供理性支撑^[24]。循此思路，可引入哲学(存在论)利己主义。按照广义的理解，以雷锋为例，他通过助人而获得快乐，这依然是为自己，此为哲学(存在论)利己主义。它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存在，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诚如马克思所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3]162}，“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16]215}。哲学(存在论)利己主义表征着人的存在状态和本质规定性，但它并不同于伦理利己主义(雷锋的大公无私已经提供了否定性证据)和心理利己主义(认为雷锋做好事是为了沽名钓誉)。明晰这一区分，才能真正分辨雷锋与葛朗台，而不是以“自私”一概而论，忽视二者在品格与人性上的根本差异。

四、自信：从“无我”到“有我”

马克思指出“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25]，强调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自信关注的是主体对自身的确信，而这种确信又是

通过主体对外在对象的相信(主要包括形而上的信仰和形而下的信念^[26])得以实现的。唯有自爱者才能形成真正健全的爱；同理，唯有自信者才能确立真正有价值的信念与信仰，进而发现真我。自信是个体认同的重要维度，增强“小粉红”的自信，需实现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有机统一。

在德育课程教学过程中，有一次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讨论，学生C谈到：

“怎么会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只是说不知道具体的理论罢了。倒不用讲有没有信共产主义，反正从小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教育下，要节俭勤劳，尊师重教，尊敬生命，格局再大一点什么共同富裕，好像从小到大接受的思想就都是这些。你要是突然说我不信共产主义，我也不知道我在信啥。我有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但是最开始我就是跟着国家走的，按照它给我的思想走，在长大的过程中思想逐步成熟，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国家的思想随着我思想的成熟也一直存在，他们是启蒙我三观的思想。”

学生C自认为信仰共产主义，但主要原因在于受社会环境、成长经历的影响，而非基于理性批判和自我反思。用学生C自己的说法来表述：因为“好像从小到大接受的思想就都是这些”，从小到大接受的就是天经地义的，习惯成自然，所以“你要是突然说我不信共产主义，我也不知道我在信啥”。为了信而信，是“小粉红”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与“小粉红”在认知上的非理性一脉相承。

进一步说，学生C这类观念的形成，往往与“小粉红”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调查发现，“小粉红”群体以都市青年为主体，核心力量是一二线城市的学生群体，他们大多出身优越，学历较高，其中不少人有海外留学经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如今强大”的现实图景之间形成鲜明对照，让他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与此同时，由于重社会认同轻个人认同，导致其在自我发展过程中普遍缺乏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理性精神，再加上现实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极易受“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公理正义，只在大炮射程之内”之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观念的影响。

因此，更值得关注的是：因个体认同缺失，“小粉红”对许多宣称信奉的信条，内心深处往往持怀疑态度。有观点指出，“小粉红”行动虽指向传统民族主义叙事，但其动员力实则源于全球化时代中产国民

对身份尊严的诉求(而非刻意的民族主义意识),暗含“我也是文明人士,与西方人平等”的身份政治意识^[21]。然而在其价值体系中,“文明”“平等”并非核心,常被用作批判“敌对势力”的工具,他们更认同“丛林法则”。这种思维与过往的成功学、厚黑学,以及当下的阴谋论、下大棋论,背后的逻辑高度一致。例如,在中东等地难民逃往欧洲时,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推行难民接纳政策时,发表演说鼓励其他国家“给难民一条生路”,被“小粉红”批评为“圣母心泛滥”,甚至编造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幕后操纵的阴谋论。正如有网络大V所言,“小粉红”的爱国本质是慕强,而非基于责任,这一评价颇具洞见。

责任源于自我担当,而慕强本质是将自我依附于强者。缺乏个体责任的“自信”,实则是“无我”(自我丧失)的表现。正因“无我”,才需通过慕强从外在对象获取安全感与自豪感,而这种心理又以“小粉红”本人内在的不安全感与自卑感为前提和基础。这与日本昭和时期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昭和青年”^①、美国保守底层“红脖子”^②群体存在本质差异:后者作为社会中武德充沛的群体,因不满旧制度而反抗,具有明确政治诉求并付诸实际行动,且表达方式往往暴力化、男性化。反观“小粉红”,其现象仅存于网络空间,属于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的特殊样态,特质偏女性化,侧重线上内容输出,缺乏线下行动与具体诉求。相较这些民族主义青年,“小粉红”的信念更依赖外部宏大叙事,因个体认同缺失,其自信表达与内在价值支撑存在显著割裂,其实质是一种自欺^③。

判断自信与自欺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主体在场与否,也就是“无我”与“有我”之别。面对同一命题,“小粉红”在“无我”(“我不在场)和“有我”(“我在场)的情境下,往往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一是家国认知层面:“我不在场时,他们坚信“有国才有家”,应该“听党话、跟党走”;“我在场时,尤其是遇到挫折时,他们往往质疑“这件事是不是有猫腻?”“我是不是被潜规则了?”二是利益权衡层面:“我不在场时,他们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认可牺牲小我服从大局的做法;“我在场时,面对具体事务则反复权衡利弊,仔细计算得失,尽量避免吃亏。三是权利主张层面:“我不在场时,他们认为举报“公知”“美分”,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在场时,面对“社会的毒打”,他们会说“这是我的权利,凭什么不让我说话?”。这种自我在场与否的行为割裂,凸显了“小粉

红”自我同一性的缺失,本质上是他们缺乏个体认同的表现。

上述分析表明,“小粉红”在“无我”与“有我”的情境下的行为矛盾,隐含着转变的可能性。个体认同强调自由意志的行使,其对应的责任观是自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自信,意味着相信并在现实社会中践行自身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从“无我”到“有我”的转变过程,本质上是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辩证统一过程。实现这一目标,需在实践层面构建双重保障机制:一方面,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推进传统国家安全建设的同时,将人的“本体性安全”^[27]也纳入其中,切实体现二者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教育应该区别“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并进一步确立历史评价优先的理念^[28]。对“小粉红”而言,需要让他们懂得,只有意识到自我与他人、世界的整体性关联并培养共情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心口一致和言行一致,从而践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知行统一。

确立自信的实践路径,在于构建“认知—情感—行动”的统一性:首先,在价值层面破除“宏大叙事依赖”,认识到国家的强大源于无数个体的主体性实践,而非抽象的权力符号;其次,在行为层面践行“责任—权利”对等原则,如面对学术不端时,既能依法维护个人权益,也能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提出制度性建议;最后,在情感层面超越“非此即彼”的对抗思维,如理性看待德国接纳国外难民政策中的人文精神,避免将“爱国”窄化为对“强大他者”的单向度认同。这种自信的终极指向,是马克思所期许的“自由人联合体”——个体在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成为国家发展的共建者而非旁观者。

① “昭和青年”:日本昭和年代的青年。他们热血,崇尚力量,深受军国主义影响,以建功立业为荣,对军国主义狂热的信仰。战前的昭和男儿代表着暴力与掠夺;战后的昭和男儿则代表一种有担当,有理想的好男人形象。

② “红脖子”:最初是从爱尔兰、苏格兰等地来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信仰传统的长老会。如今常被用来形容生活贫穷、观念保守、受教育程度低下,且行为偏执的底层白人,他们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③ 为了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把握无我(“我不在场)和有我(“我在场)之间的关系,笔者提出了新的品德三维结构说和三维互构式德育,并以当代大学生为样本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参见:陈卓,刘秒.品德三维结构说:实践导向的理论探讨[J].教育科学研究,2022(2):12-19;陈卓,王坤,金梦柳.实践导向的品德三维结构说——基于浙江省大学生的实证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22(7):11-19;陈卓,吴欢.现代人格养成视野下的三维互构式德育[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25,29(1):64-76。

五、结 语

在新征程上,以朴素爱国情感为底色的“小粉红”群体是不可忽视的青年力量,但其存在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失衡的问题——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尚未转化为成熟的个体主体意识,突出表现为认知层面的非理性倾向、情感层面的自我价值忽视及意志层面的主体责任让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小粉红”当作“现实的历史的人”而非“‘纯粹的’个人”,通过改变其所处的“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引导他们从幻想回归现实,理性、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在发展社会认同的同时逐步确立个人认同,进而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最终“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以“小粉红”为研究样本,新时代青少年爱国情感的深层涵养需锚定“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辩证统一”这一核心命题。唯有打破二者的机械对立,在社会认同的框架中保障自由,在个人认同的土壤中培育理性,才能使爱国情感既保有青年特有的蓬勃激情,又具备成熟稳定的价值内核,最终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持久动能。这既是“小粉红”群体实现自我超越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德育在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互构中应肩负的重要使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小粉红”现象为时代新人的人格培育提供了实践参照,现代人格的培育需以确立个体认同为关键,实现品德内容的普遍性、形式的完整性、层次的协调性有机融合。在德育过程中,价值建构、真知探寻、个体认同三者交叉渗透,未来研究将聚焦这三者的互构关系,探索时代新人现代人格养成“怎么做”的问题,推动价值建构、真知探寻和个体认同的有效整合,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5-03(02).
- [2] 丁慧民,张任远. 网络政治参与中“小粉红”形态特征与引导研究[J]. 新媒体研究, 2018, 4(8): 106-107.
- [3] 余亮. 推进互联网青年文化研究:去政治化基础上的再政治化[J]. 东方学刊, 2022(1): 2-12.
- [4] 张爱军. 微博视域下的青少年政治语言暴力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6): 88-94.
- [5] 李志明. 新时代青年群体的使命观与责任担当[J]. 人民论坛, 2022(2): 98-101.
- [6] 曲宏飞,何宗元. 以理育情与以情抒理:论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发生机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7): 103-110.
- [7]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 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1102.
- [9] 韩震.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序言 1.
- [10] 贝克. 个体化[M]. 李荣山,范譔,张惠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序二 21.
- [11] 尹岩. 个体认同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57-63.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78.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谢湘,堵力. 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N]. 中国青年报, 2012-05-03(03).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73.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17] 丁小文.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发展分析和引导策略:从“网络愤青”“自干五”到“小粉红”[J]. 北京青年研究, 2019, 28(3): 53-60.
- [18] 余孝忠,潘林青,叶婧. “小粉红”“小青马”,爱国也要“萌萌哒”[J]. 党员文摘, 2018(1): 14-15.
- [19] 李包庚.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百年探索实践与原创性贡献[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7(2): 1-11.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3.
- [21] 余亮. 小粉红的系谱、生态与中国青年的未来[J]. 文化纵横, 2021(5): 98-108.
- [22]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36.
- [23]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 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6, 38(11): 33-53.
- [24] 蒂洛,克拉斯曼. 伦理学与生活[M]. 程立显,刘健,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35-36.
- [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274.
- [26] 邓晓芒. 中西信仰观之辨[J]. 东南学术, 2007(2): 22-26.
- [27]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 夏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4.
- [28] 俞吾金. 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2): 95-105.